

人民的英国史

〔英〕阿·莱·莫尔顿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人 民 的 英 国 史

上 册

〔英〕阿·莱·莫尔顿著

谢琰造、瞿菊农 译
李稼年、黎世清

罗凤礼、李稼年 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A. L. Morton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51

根据英国劳伦斯-威沙特公司 1951 年版译出

人民的英国史

〔英〕阿·莱·莫尔顿著

谢琰造、瞿菊农、李稼年、黎世清 译

罗凤礼、李稼年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5 印张 390,000 字

根据 1958 年 8 月第 1 版重新校订

197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1002·467 定价(二册)2.25 元

内部读物

出版说明

这部《人民的英国史》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莱·莫尔顿为英国一般读者提供本国历史知识而写的。作者在书中简要地论述了英国社会自远古到1937年的发展过程。对于英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中世纪的农民运动、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工人运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等问题，作者试图以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不同于传统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见解，并用比较丰富的材料予以说明；在一些地方还援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意见。本书对研究、了解英国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在许多方面并未能摆脱资产阶级反动史学传统的影响，在研究英国历史发展规律时，没有很好地阐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作用，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的作

用，以及革命暴力的作用；社会的前进，新旧社会制度的交替，往往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书中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作了错误的论断。例如，作者把封建制度的基础说成是打仗的人和种田的人的分工，从而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过高估计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作用，把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贵族的独立派说成是“最民主最革命的阶层”，而贬低了代表劳动群众的平均派和掘地派的革命作用；宣扬英国资产阶级从十六世纪晚期起就已经可以通过“合法的和平的剥削”来“自动”积累资本，而实际上资产阶级通过暴力强占农民土地和血腥征服、野蛮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直到十九世纪上半期才完成；在叙述英国工人运动史时没有正确阐明有关路线斗争的问题，对工联主义的机会主义实质没有充分揭露批判，等等。

原书地图关于中国边界的画法有错误，例如“不列颠帝国的成长”一图中把我国的部分领土画入印度境内。

原著最初于 1938 年出版。本书是根据英文 1948 年第三版 1951 年重印本翻译的。中译本于 1958 年出版过，这次重印时对译文作了校订。

1976 年 3 月

原著第二版序言

差不多在七年以前，我曾写道：“本书是在我们英国历史上一个最危急的时候写成的。在这时候，英国人民自己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比以前更有赖于人民对事物能作正确的判断，并继之以正确的行动。”那时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估计是多么迅速而可怕地证实了。

在本书结尾的几页中，我曾叙述了英国对外政策走向破产的趋势，并且指明如果要避免这种破产，就需要完全转变我们的政策。这种转变现在已经开始了，但不幸开始得太迟了，竟至不能避免战争和国耻。英国的统治者所采取的从出卖西班牙到慕尼黑的对外政策路线，及其后来的加速度的发展，终于结束在敦刻尔克海滩上了。

敦刻尔克的震动，继之以法国的崩溃，促使了全国的觉醒，并及时终止了过去所采取的可耻路线，及时地使英国人民避免了遭受与法国同样的

命运。今天，我们的对外政策纵令还有些犹豫不定，我们已开始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我们首先将取得胜利，其次将取得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从而重建破碎的世界而为全世界各国人民谋取更加美满与幸福的生活。

英国人民根据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已经如我所说的改变了时局发展的方向。但是这种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选择正确的政策，抛弃错误的政策；而这样做就要求我们对于我们生存所在的世界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首先因为我相信，要有这种了解，至少就必须对于我国人民的历史有些认识。因为假如我们不知道现在一切事物所由渊源的过去，就不能知道现在。因为除非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做过些什么，我们便不能正确地判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相信历史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此，如果我写的这本书对于这个目的有所裨益，我就心满意足了。

因此，在本书第一版售完了几年之后，现在又有机会把它再版出来，使我感到愉快。在别的情况之下，我本来应该对本书作大量的修改，而我

现在的职务使我完全不可能这样做。但无论如何,即使我有必要的余暇和便利,我认为继续叙述我在1937年搁笔时所叙述的时限以下的历史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然而,我趁这次再版的机会改正了本书的许多小的错误;这些错误有的是我自己发现的,有的是经图书评论家指出来的,也有的是读者以私人通讯的方式向我指出来的。他们给我指出了许多我自己也许永远不能发现的错误,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向他们表示谢意。

莫 尔 顿

1944年6月

原著第二版重印本跋

我的《人民的英国史》的重印，承蒙各个部门的专家们予以许多可贵的批评，纵令其中有许多批评是我所不同意的，但是我仍是十分感谢他们。然而，这些批评无一能驳倒本书的一般论据或结论，同时我迄今仍不能致力于全书的修正工作。不过，我觉得这种修正不久即将成为必要的了。我希望在这次重印本卖完的时候，我就有可能着手来做本书的修正工作。同时，为了使这种修正工作做得尽可能彻底起见，我欢迎任何对本书有充分兴趣的人所准备提出的任何进一步的批评。

莫 尔 顿

1945 年 10 月

原著第三版序言

为了这一版的刊印，我已经做了在第二版跋中所提及的全书修正工作。我做了几百处的增补和改正，其中有些是纯属字句的改正，有些则包含多至两页的新材料。结果，在本书以前各版中所遗漏的或论述不足的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各点，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叙述。同时又遵照各个部门的最近的研究结果而作了一些添改。这些改正并没有影响到一般的原则，我却希望这些改正使本书对于一般读者和学生将更为有用。因为这本书过去是，现在仍旧主要是为了他们而写的。

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我怀着某些抱歉的心情，决定不把叙述进行到1937年我写成这本书的时间以后。我仍以为，关于最近十年的历史，我们知道的详情太少，在这种普通大纲式的书中重述是无益的；而要想把它说得多少完备一点，则势将打破本书的平衡。

最后,有许多人或则和我讨论,或则给我以书面的建议,使这次修正成为可能,我谨向他们致以谢意。假若没有他们的帮助,修正工作无论怎样是不能完成的;但我应当强调地说明,我自己对于最后采用的修正负有全部的责任。在这里指出个别的姓名是不公平的,但若列举所有的人又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希望每一有关的人接受我在这里一并表示的深厚谢意。

莫 尔 顿

1948 年 3 月

第 一 章

部 落 与 兵 团

15

一 伊比利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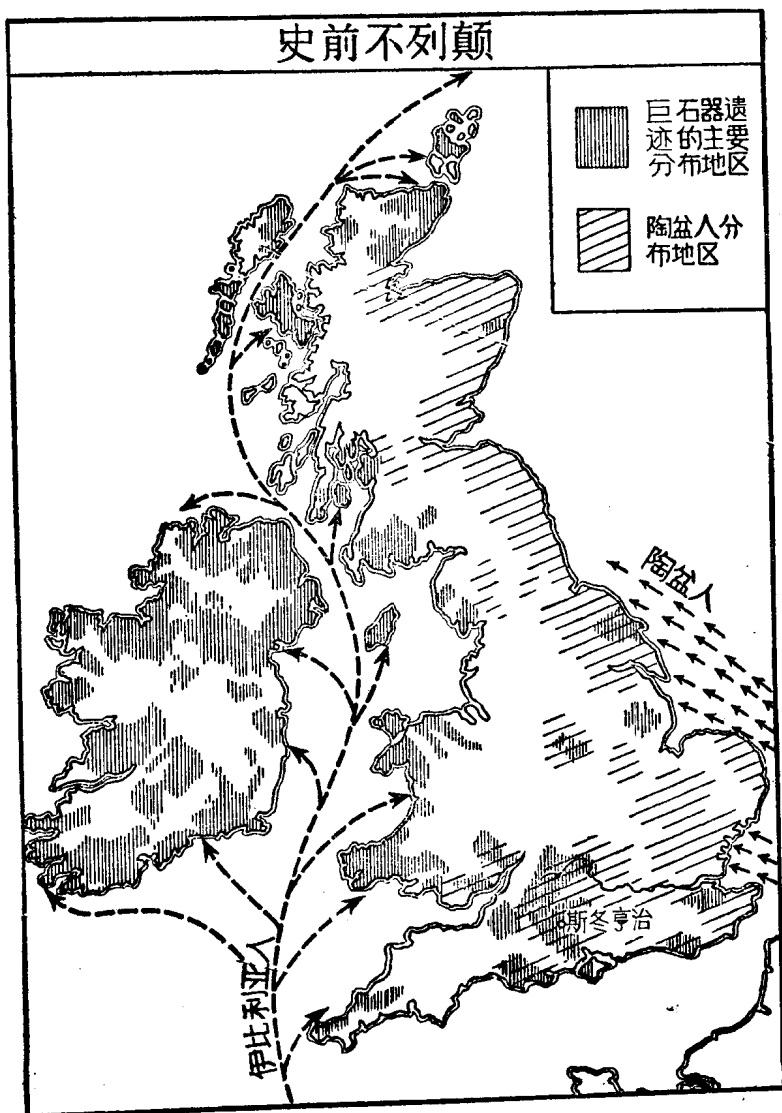
在早期地图上所表示的世界中，不列颠是个遥远的前哨站，是一簇形状不一的插入环海的岛屿。但是若干早期的地图上，有个颇有意思的倾斜地带，使不列颠群岛的西南岸与西班牙北部接近，我们因此想到，更早的时候，在绘制任何现存地图以前的许多世纪中，不列颠并不是孤立于当时世界之外，而是处在一条常川来往的、连络地中海文明与北方琥珀产地的商路上。文明最初达到这些海岸，就是沿着这条漫长的海道而来，而不是渡过多佛尔海峡，也不是渡过英吉利海峡而来的。

伊比利亚人又名巨石器人，于纪元前三千年

至二千年时来到不列颠居住，现今在康沃尔、爱尔兰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沿海存留下许多他们的遗迹。这些遗迹的最后一批在萨瑟兰，这个地方是他们的船只横渡北海而进向斯堪的纳维亚以前最末一个着陆点，由这看来，他们的航行路线和目的地十分明白。这时候，约于一千年前开始的陆沉仍在进行，那条上溯英吉利海峡、沿欧洲海岸、并且似乎较短较安全的航路，即使不被连接不列颠和大陆的陆地桥梁所阻断，也被狭窄的、无定的、多滩的、浪潮汹涌的海峡所阻。伊比利亚人所以定居于不列颠，这或者是首要原因。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这些伊比利亚人，我们所确知的虽然很少，可是我们能推测得相当准确的却也很多，因为他们在地面上留有明显的标志。

16 再者，他们的血统是构成不列颠群岛现有居民的一个主要成分，在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尤其如此。这个种族身材短小，皮肤稍黑，头颅狭长，他们特别定居在由索尔兹伯里平原向四周伸展出去的一些白垩丘陵地带。山丘下就是他们的大道，如“伊克尼尔德路”和“皮尔格里姆路”，都是我们最古最饶历史性的大路。在丘陵上，沿着大



路，有许多长冢，即高耸在锡斯伯里和多尔伯里^①的大土阜，又有石柱圆阵，其中最雄伟的是埃夫伯里，最驰名的是斯冬亨治。就是由这些遗物，由他们经营农业所形成的砂丘阶地，我们能够猜测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民族。

他们遗物的巨大和壮丽，说明这民族人数众多，组织完善。一定有过千千万万的人合作才能修建这些大土阜，才能修建这些大路把各居民区井井有条地互相连结起来。例如，伊克尼尔德路把格赖姆兹—格雷夫兹的工业中心，即诺福克的布列克兰的大规模燧石矿的所在地，与埃夫伯里的宗教中心连结起来。丘陵地带的阶地表明一种用锄镐经营的集约农业。整个伊比利亚文明状况说明，劳动已有某些分工和专业化，比如，诺福克居民采掘加工燧石，并且用来在不列颠全境进行交易，就是一个例子。

伊比利亚人社会组织的比较直接的证据就是长冢。这种长冢往往长过二百呎，原系葬地，足证当时他们已有明确的阶级区别。一方面，必定有

① 就其现存的形式而言，土阜起源很晚，主要属于铁器时代，但常具有新石器时代的泥土底层。

些酋长或贵族，即其地位之重要足够要求这样费力经营墓葬的要人们，另一方面，必有很多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可能是奴隶劳动力，能够利用来修建这种工程。如果我们能确定西尔伯里和马尔博罗两地金字塔式的巨丘也是坟陵，那末，按理说来，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必有近于君主统治的制度存在。 18

最后，由某种证据看来，伊比利亚文化主要地不是好战的文化。能归于武器一类的出土物，很少是后期青铜器时代克尔特人初次入侵以前之物，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丘陵地带的土阜是当作堡垒来建筑的。

由某些类型的用具和器皿的分布看来，可见当时沿着大路，经由不列颠与西班牙间的海道，甚至达于地中海，都有大量的贸易进行着。伊比利亚人在爱尔兰开采金矿，其他金属是否已为人知，现在无法确定，因为我们日益难于在新石器时代与初期青铜器时代之间划分一条鲜明的界线。公元前二千年以后不久，一个阿尔卑系新种族来到不列颠，这次来自东南和正东。由于他们特有的陶器，他们有“陶盆人”之称。这民族确乎熟悉青